

## 鼠

每年初二回娘家時，母親總是特別開心。她會在車上開始盤點自己等等回家後要吃的美食，不用說，每一道都是外婆的私房菜。我們總是意興闌珊的聽母親滔滔不絕細數外婆那幾年節限定的功夫料理，偶爾回應，也只是嘻皮笑臉的取笑母親饞嘴貪食，像童話故事裡肥茲茲的老鼠。笑久了，母親也漸漸不再明目張膽的吐露自己對外婆菜餚的思念，而我也漸漸不再像過去一般輕易感受母親初二回娘家的那種喜悅。

會覺得母親像老鼠還有另一個原因。從我有記憶以來，家裡便有一個巨大的四層木頭櫃，裡面分門別類放滿各式零食，小時候覺得那彷彿是故事書裡的聚寶盆，無論怎麼大把大把取用，隔天打開總還是有滿滿的食物。最常打開櫃子的人是母親，每每吃完午餐和晚餐，當大夥都飽的只能挺著圓潤的肚子靠在椅背上休息時，只有母親一個人會走向櫃子，整顆頭鑽進深深的隔層裡，塑膠包裝悉悉簌簌的嘈雜摩擦聲這時候會輕快的繚繞我們耳際，聲音像極了老鼠在偷食物。等母親再探出頭來，手上已經捧滿大包小包的零嘴。蜜餞、巧克力棒、葡萄乾、魷魚絲……我們瞠目結舌的看著母親一個人進攻一樣又一樣點心，鹹的甜的交錯食用，彷彿在玩接龍遊戲。

母親對零嘴的貪戀也往往表現在外婆家。因為久久才回一次外婆家，所以我們總是會得到外婆的偏愛，滿載而歸。除了滿滿的生鮮食材，母親每次總會先堅毅的擋回外婆不厭其煩不停塞往我和弟弟身上的各式水果、零食。但每當爸爸倒車出來，搖下車窗要我們與外婆再次揮手道別時，外婆總會快步衝上前，從剛剛被母親擋回的零嘴中抓起一大把，丟進敞開的車窗，那動作行雲流水，簡直比武俠高手還出其不意，而在我們還傻愣住的當下，又見外婆快速消失在門口。母親會輕輕看一眼外婆的身影消失處然後喃喃碎念，下一秒，她便會如「鼠」家珍的從外婆灑進來的繽紛糖果中找出自己最愛的口味，快速撕開包裝紙後，滿足的丟入嘴中。坐在後座的我，彷彿能看見母親頰上的觸鬚愉悅的微微顫動，所以我總會噗哧一聲偷笑出來。

除了夾縫中塞糖果之外，外婆還有一項特點特別為我和弟弟津津樂道，那就是講電話時從不道再見，而是瀟灑的突然掛上話筒，留下另一端的人錯愕地聽著電話裡傳來寂寥的嘟嘟聲。第一次發現時，我開玩笑的向母親抱怨外婆的匆忙，母親只是隨意地回了句：「那是她的習慣。」一次兩次後，我終於相信母親所說，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外婆的這種舉動，並不會讓我感覺絲毫惱怒，反而覺得備感親切，每一次都會忍不住在嘟嘟聲中愉快地笑出來。剛搬到大學宿舍的頭一個晚上，我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我一邊回答母親一個又一個無傷大雅的雞毛小事，一邊在心中慢慢品味這種奇異的感覺，彷彿我們之間也開始警察盤問嫌疑犯的遊戲，一如母親與外婆，不同的是母親還會和我親膩的道聲晚安才會切斷通話。

每次回外婆家時，我都愛偷偷觀察母親和外婆的互動，看久了，我漸漸發現，外婆和母親的角色剛好跟母親和我的角色相反，因為母親總愛叨唸外婆生活

上的各種瑣事，但是語氣聽起來訓誡成份倒比叮嚀多了幾分，而外婆則是維持她一貫的作風，忙碌地穿梭來穿梭去，看起來，母親的話她一句都沒記在心上。每一次我都會為此逗趣的情景在心中暗自發笑，笑在家講話分量十足的母親，在外婆面前卻成了無奈傷神的老師，苦口婆心地講述一堆道理，卻沒有學生願意專注傾聽。

從來沒有想過原來我也會懷念像母親那樣鑽進洞裡搬食物的日子。

上大學後，從台北回台中的頻率比我預估的還要稀少，社團、朋友、班級，數不清的大小活動接踵而至，我只得把原本要回家的周末一延再延，電話那邊母親雲淡風輕地說該忙的就好好去做，如果想回家拿吃的再回來。我笑著打趣道：「你又不像外婆那麼會煮，我有什麼好懷念的？」母親一聽霎時語滯，但隨即回應：「好呀，那你就不要吃我買的那些零食糖果。」我笑著討饒，心裡實在忍不住有些想念那些打開櫃子，裡頭充滿我愛吃零嘴的舒適時光，來台北後，我成了精打細算的小會計，不再像從前放學，可以因一時嘴饞就拉著三五好友去品嚐美食，提前花光一個禮拜份的零用金。從前每個周末都喜歡與母親逛逛大賣場，走在長長的購物道上，兩旁高聳商品架上的零食會伸出無數誘惑的觸鬚向我搔癢，而我也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吃什麼就果斷的丟入購物車，從不看標價，現在想想，還真有些咋舌自己當時的爽快乾脆。

終於返家已經是十一月中旬了，拉開家門，突然感覺格外驚扭，好像身上有什麼標章需要經過檢驗才能通行，但是在看到母親久違的面容時，所有的不熟悉立刻煙消雲散，過去慵懶與耍賴的細胞又迅速活絡，我故意坐在沙發上，揉著腳踝自言自語道：「行李好重，我一路走來差點顛簸，剛剛還在路上絆了一下。」沒有意外的，母親沒好氣的給了我一個白眼，便蹲下身來替我拎起行李，先一步走上樓梯，當她的身影消失在樓梯轉角時，我才得意地從沙發上跳起，三步併作兩步衝上樓梯，等不及大快朵頤櫃子裡一包又一包的免費零食。

我以為自己不會像那些在臉書 po 感性文章的朋友一樣，對第一次的久別返家有什麼深刻的思考體會。

當我走進曾經屬於我的房間時，看見每一樣我熟悉的擺設都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弟弟擺放整齊的一排排參考書與講義，想也沒想我就大聲呼喊弟弟上樓。弟弟莫名其妙的臉出現在房門時，我已經開始在每一個緊閉的櫃子裡瘋狂掏挖翻找，他著急地跑過來，制止我粗魯的舉動，大聲質問：「你想幹什麼？」我被迫停下動作，努力維持心平氣和的口吻：「我那些朋友送的生日卡片和禮物呢？」他嫌惡的看了我一眼說：「你的那些破爛東西，媽早就收到閣樓了。」一瞬間，我感覺心裡既輕鬆又無比沉重，是啊，這早就不是我的城堡了，我沒有資格再決定裡面的陳設氛圍，我環顧了一下這個如今歸屬弟弟的房間，房間整潔明亮，沒有一絲我慣有的混亂，母親與弟弟都喜歡取笑我的房間像「老鼠窩」，因為我愛亂丟東西的個性，讓房間永遠散落著意想不到的寶物，但是住在裡面的我從來不以此為苦，這樣的大雜燴風格，讓我與這間臥室有了糾纏不清的情感，給了我一種只有我能駕馭這座機關重重的迷宮，外人勿進的優越感。

不過爲此我也與母親鬧了好幾次家庭革命，她無法接受我的隨興，她會一邊替我收拾散亂各處的物品，一邊機關槍似的說：「你這樣懶惰，以後自己的房子不知道要亂成什麼德行？」我會狡猾的用下次一定會收好打發母親嘮叨的教訓，漸漸的母親也知道我的把戲，改成直接命令我限時清理房間，收拾成她心中的理想女孩房間。

周末結束後，重回宿舍的那晚，竟讓我比初來乍到還陌生，我看向自己座位上混亂散落的書籍文具，竟下意識收拾起來，回神之後，我又立刻停下動作，我想起自己在家裡的一方小天地已蕩然無存，難不成我今天還要親手殲滅在異鄉的唯一一個「鼠」穴？我試圖恢復書桌剛剛的那片混沌，但是卻感覺自己像是古代爲愛所苦的閨女，不得不強迫自己違背己心與不愛的人成親。掙扎之際，室友湊過身來央求我幫她一個忙，我得救似的丟下方才糲糊般的思緒，給了她一個樂意至極的笑臉。

「我媽她下禮拜生日，我想錄個影片祝她生日快樂，想請你幫忙講句祝福的話給她。」

我愣愣的點頭，心中彷彿有甚麼液體翻倒，慢慢流淌出來。

小學有一年母親生日時，我心血來潮決定送母親一張手工卡片。還記得在製作卡片的過程，因爲書房屬公共空間，所以每次只要一聽到母親上樓的腳步聲，我就只能慌張的用自修講義把所有用具和紙卡草率掩蓋，幾次我都差點被母親撞見，好險我最終還是順利的將卡片偷偷放上母親的梳妝台。記得那天當母親吃完早餐，踩著拖鞋上樓梳妝時，我緊張的衝到書房抓起書包站立在樓梯口，踮起腳尖側耳細聽，期待聽見母親疑惑的詢問，抑或是驚喜的尖叫。隔了彷彿被老師當眾斥責的時間那麼久，我才聽見母親的聲音不疾不徐的傳下來：「大小姐，你竟然還記得我的生日？」那似乎是將軍命令士兵衝鋒的信號，我驚的立刻躡手躡腳飛快往樓下移動，火速穿上球鞋後慌亂的出門趕公車。

整理行李的時分，手機鈴聲響起，是母親打來的。我是到最近才發現原本與母親三天一通的通電話頻率已經稀釋到兩個禮拜一通，因爲母親打來的時刻總很不巧地在我最心煩意亂的時刻，所以我總是煩躁的隨便虛應故事，用盡力氣盡快結束母親拷問犯人般的問話。我一直沒有向母親提起自己最近認識了一個讀理工科的男孩，他似乎漸漸替代過去母親陪伴我的角色，生活中的大小事和苦水我都一股腦兒向他傾倒。而他也總是在那端細心回復訊息，梳理我糾結的思緒。睡前和他爬梳彼此心緒的時刻，我總會刻意忽略母親傳來的訊息，深怕點開來後又是一大串的盤問與審訊。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他曾經說我像老鼠，我記得我當下立刻氣急敗壞質問他原因，他帶著笑音的回答道：「你常常喜歡鑽進自己的世界，神秘兮兮的。」我笑著反駁，心裡其實踉蹌了一下，難怪母親常說我像極了老鼠這個生肖，原因是熱愛創作的我，常常靈感一來就寫文章寫到三更半夜都不睡覺，母親看到總會斥責我：「明天再完成不行嗎？又不是老鼠，總要晚上才能出來活動。」

「蘋果外面裹的報紙有沒有趕快拿起來？忘記了就會潮濕發霉……」母親劈

頭問道，我則慢條斯理的一邊敲著手機鍵盤回覆他的訊息，一邊向母親假裝認真的應答，不知怎的，我想起過去自己不只一次想和母親對調角色，換她感受被嘮叨的痛苦，思緒遊走之際，母親已經一口氣交代完所有我的待辦清單「沒食物再回來拿。」她沉默了一陣，當我以爲她又要另開話匣時，電話竟啞一聲掛斷，沒有一句道別。我終於知道母親原來也是敏感的，像老鼠一樣警覺到不熟悉或改變便會縮回原處，不敢向前。

下意識的，我點開手機通訊軟體裡母親的頭像，快速傳送一張幼稚的晚安貼圖，過了一分鐘左右，貼圖右下方顯示已讀，在我苦苦多等了五分鐘之後，才明白母親沒有要回傳貼圖的意圖。我突然覺得這是場戀愛遊戲，被愛的人總是比較麻木，總要等習慣的問候消失才會驚覺自己有多懶惰。

沒有多想，我丟下與他的聊天，任訊息提示燈閃爍，開始動手清理久不見天日的書桌。好一陣子我才發現自己像逃命回洞的老鼠，徒勞無功的低頭舔梳糾結凌亂的皮毛。